

通鑑史料別裁

第十四册

读鉴释义 三十二卷

读通鉴日记

群书纂要

——进通志表等十二种

读通鉴论 三十卷

首都图书馆编辑
学苑出版社出版

（清）张鹏展 撰

读 鉴 释 义

三十二卷

敘

儒之為道明體達用而已體者道也道具於心萬古不易者也用者法也法見於事因時而異者也取古人之成迹一一識之曰此法當得此法當失得者倣而行之失者慎而戒之然而成敗異變得失相反無他拘其事而不得其心守其法而不通其意體之則無用於何有此泥古之愚也昔明邱仲深氏病大學衍義之缺治平也乃取數千年綱紀人事條舉件繫一一疏其得失而著之其意將使後世之為人君者執此以往太平可以坐致既而知其疏也故其上書有云臣少壯時亦欲有為於天下今乃知天下事思

序

之非不爛熟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豈不以自古有治人無治法乎顧執是說而謂古事不必考古法不可師則又不然夫按譜置基不可謂善奕然而善奕者未有不熟于譜者也執方療疾不可謂善醫然而善醫者未有不精於方者也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斯言豈欺我哉蓋法本道以措施道因時為張弛博學詳說者反約之基也卽物窮理者貫通之本也夫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取古人之事理優柔屢飭參伍錯綜馴至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神明在我變化從心如月印川如衡度物舉而措之無所不宜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斯則通儒之能事

高宗純

而非章句鄙生簿書俗吏所能彷彿萬一者也大銀臺南崧張先生與走為同年生以翰林起家歷科道掌文衡凡所論列皆關天下大計中年歸養端居多暇以明代距今最近俗變相類而綱目三編又經皇帝御定綱領宏宏宏宏森列乃取其書潛心切究凡數十年成繹義三十二卷其於當時事迹能探本尋原推見至隱得其所所以然之故而無影響臆測之談其論斷是非能平情切理折衷至當要諸不可易之經而無苛刻膚末之失於立國之規模流失之積漸能見其大而舉其要並能究其得中之得失中之得善微必錄惡隱必彰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至一

序

切大政若升祔祭葬建儲宗藩立相命將銓選科舉賦役鹽法茶馬屯田漕運倉儲水利軍政刑罰錢幣捕蝗防邊柔遠諸事以及任宦寺刺外事立糧長徙富民縱驕帥聚財賄尚姑息信異端崇浮華委任勳戚封禁險要籌練兵餉之害一一窮原溯流洞究利病若指諸掌而於大禮一議引春秋為人後之義以折糾楊廷和之失水田一事舉職方同貫利之理以折徐貞明之疏河道則主東水刷黃而辨賈讓三策之非則禹貢考工之舊也田賦則主什一定制而議漢文免租之過則穀梁孟子之說也數者尤為通經術明治體超出流俗而其所肫肫致意者則以誠敬忠

序

信愛民禮下為保邦之本以振作頽廢整肅綱紀為
制治之要以用賢納諫為立政之樞機以寡欲清心
為起化之原本以簡科條省冗官為救時之亟圖以
杜讒慝散朋黨為正俗之急務大旨折中于經而無
權謀術數之雜徵實于史而無空虛迂僻之誣如布
帛菽粟之濟時用如規矩繩墨之為世程孫卿子有
言審後王之道以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其在
斯乎道光丙戌春仲先生之子以拔萃貢京師郵書
見示且屬為弁其簡端廷珍讀之卒業竊謂在近儒
中精覈宏大似顧亭林而其術不疎切近平實似呂
叔簡而其文尤雅洵為天下不可無之書而後之有

三

志於明體達用之學必有取于此也爰不揣固陋而
為之序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事務 武
英殿總裁 上書房總師傅管理國子監事教習庶

吉士年愚第汪廷珍



叙

夫事物蕃變之區具載於史義理精微之奧莫備於
經讀古人書求知聖賢義理不參觀古今事變或開
卷了然遇事茫然體之麗於用者無以會其通也然
徒博觀史書或以資其醜記或以佐其雄談或以資
其機械變詐之才或以佐其揣摩趨避之巧讀書未
得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反足以蠹心術而禍國
運其源悖也展東髮受書先大夫教以諸經成誦後
命以涉獵諸史姿性愚昧茫然未得畔岸壯年讀諸
儒語錄見先儒讀書法有問朱子為學只看六經語
孟其他史書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

自序

四

今成敗是讀書原不廢史也程子曰某讀史到一半
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看有不合又更精思
又曰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
亡之理朱子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
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墜地向來只作文字
看過却全不自覺只是枉讀了古人書是讀史必求
其理也第平日未得聖賢心理不明而識易素何以
觀世變因思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
史龜山楊氏曰秦漢以下事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
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
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朱子曰讀書先

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也是先儒讀史未有不以經為根柢者士生古人後欲求聖賢之心舍語孟六經曷以哉展遵守彛訓每讀史見一事必反復思維求其源流得失兢兢恐失先儒讀書意况明通鑑綱目三編經我

朝

聖主指示釐定以垂為萬世炯鑑尤宜究心但經學膚淺苦未融貫僅就事推測務藉經義以發明之名曰釋義管窺蠡測閱二十餘年於聖賢意未知有當一二

自序



五

否生平心方所存因識其顛末於此其中疏漏尙望知我者加以惠好焉是為序

道光五年小春請假在籍通政使司通政使張鵬展書於清遠樓



讀鑑釋義卷一

在籍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張鵬展撰

太祖一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

臣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帝王誕膺天命未有不兢兢昭事以為凝命之本者顧事天之道有二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事於旦明者也禮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此事於對越者也然對越嚴翼益惕其旦明馳馭戲淪之心故郊社之禮綦重焉三代後行之者其失有四考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又稱五帝夫天帝一也隨時隨方有五帝之稱其實一天也秦惑符瑞祀白帝後增青黃赤帝祀之漢讀鑑釋義卷一洪武太祖一

又增立黑帝為五時皆出方士祈禱之說唐宋復加天皇紫微及金闕玉皇之號誕妄不經其失一也禮載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說者謂告后稷以將配天也唐行郊禮先期享元元皇帝於太清宮宋先郊三日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既享赴青城瀆亂非典其失二也程子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秦漢立時多不親祀間以求仙求嗣親行餘則領之祠官修歲事且期以三年亦有過期不行者其失三也古者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圍邱皆人主所以為民也迨後人主祈福因之行慶及唐宋更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賜賚有加復

以糜費多而祀事亦曠其失四也太祖御極之初舉行郊祀爰命儒臣詳定典禮著為令式每歲親行故有明一代郊禮遂為近古云

立妃馬氏為皇后帝初定江南戰爭無虛日手緝甲士衣佐軍嘗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帝善之及是册為后帝謂侍臣曰后嘗從朕在軍自忍飢懷糗餌食朕比之燕蓂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其困過之昔唐太宗長孫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盡孝謹消釋嫌疑朕為郭氏所忌或以服用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卒免於患殆難於長孫后也朕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二

耶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后聞之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臣按馬后可謂賢后矣天命人心數語實為渾一海宇
初立大業之基而君臣相保一言尤為太祖藥石至聖
臣直長孫后回天怒於已發之後君臣相保后直防至
意於未發之前易曰納約自牖后得之矣厥後后崩帝
思之終身不復立后至開國勲臣保全終始者卒少言
皆驗如左契乃益嘆后之憂深而思遠也
天下府州縣來朝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
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
養生息之惟廉者能以約已而利人勉之

臣按此有明之所以興也太祖起閭右稔元末墨利為害以釀亂源故懲貪之典必嚴此詔諄諄告誠愛養保息之意深足入人肺腑天下一家氣量實基於此斯時歸版圖者江左右耳由是而中州及東北西南相繼底定貪黷屏跡民得安業以成一統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俱謹守之加意飭吏吏治澄清百餘年雖英宗武宗時亦多故矣民心帖然因吏鮮貪殘故也中葉以後官方頹裂賄賂公行至盜賊蠶起則又刻削民脂以為儲時正餉之外更加勦餉練餉宇內解體國運隨之苟卿稱顏淵之言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三

寧開國者已見及此後嗣常念之雖久安長治可也
三月帝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以正家為先正家之事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與政事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政由內出鮮不為禍其篡述女誡及古后妃事可為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
臣按太祖與漢高祖均起自布衣親冒矢石以定天下雄才智略均足蓋世獨宮壺之地處置得失相去不啻逕庭焉當高祖時不能制吕后之專轉盼而貽毒宮闈劉氏幾於殄絕終漢之世六后臨朝女主之禍與國運相始終有明二百年宮壺肅清從無女禍豈二帝

睿斷能取天下則同而保家之哲必不相若與獨成敗相反何也史稱高祖性不喜儒謂朕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故無所取鑑惟自騁其才智有才智之所及即有所不及而忽之思斯伏矣太祖於戎旅之間孜孜汲引者儒相與謀論尤篤嗜大學衍義一書每於古今修身齊家是非利害有所鑑戒故言之亦親切有味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學之不可以已也

蕘州進竹簞帝因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今竹簞雖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毋妄獻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四

臣按防微杜漸之幾帝甚得之天子君臨四海無一物非其所有而必取之有制者所以仁天下也亦以示子孫世守不至後汰開窮躓之漸也若聽其自獻守土者誰不欲取悅於君希榮固寵之心寧有既哉初則效小物之勤以嘗人主之意繼則陵萬民之命以倖一己之思非明示以禁繼體者或不察反以爲効忠累及生靈害歸君國豈不誤與若太祖令四方無妄獻仍不能止後世采訪使之繁宋太祖誠子孫不得遠方取珍物仍不能止後世花石綱之擾書曰厥父母勤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得歸咎於貽謀之未善也冬十一月遣使訪求賢才

臣按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帝當屯之初開人才伏處深以延禮儒臣羅致賢俊爲汲汲故未登極以前如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皆名儒宿德同時應聘而至帝稱爲四先生又如桂彥良上每稱爲帝師許存仁王偉陶安陳遇皆學有本末操行不苟應聘全集帝身行間手不輟書日與儒臣深思治道是以開國規模如定禮制樂崇正學重節儉褒孝弟勵農桑肅官闈之誠謹外戚之防立宦官之制煌煌諸大典遠邁漢唐帝之明斷由於天授諸大儒講明切究亦與有力焉至是復拳拳遣使求賢帝之銳意延攬實爲盛節然自洪武紀元以來無歲不下求賢之詔而鴻儒碩彥未見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五

繼起舊日應聘諸臣章陶葉許輩未展其蘊而卒桂彥良以晉府長史終劉基宋濂受知最深各致仕去卒皆不得其所入相者李善長楊憲汪廣洋胡惟庸諸人皆相繼敗讀史者謂洪武朝有良將無良相當時言事者亦謂今之爲士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何也蓋賢才之於人主不惟其令惟其意帝初履艱鉅心存祗畏故孜孜治道日與儒臣相密邇人才奮興以翼興運迨宇內大定帝更事日久覺凡事可以意爲趨承意旨者以容悅進此正誼之士所以疎退也夫英明如帝果於爲善如帝而人才得失隆替前後已互異若是魏徵曰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

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祇懼而已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斯言非萬世良箴哉

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典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典祖凡二十一人立廟雞鳴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

臣按祭義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功臣立廟所以勸忠勲也攷明初功臣廟有三焉豫章祀十四人趙德勝為首康郎山祀三十五人丁普郎為首皆戰死者雞鳴山則皆所與定天下有大功者也如馮勝傳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 一 六

友德廖永忠藍玉之倫皆有大功位次當不在湯和沐英下周德興王弼諸人功烈猶在吳良吳楨上或皆以罪累受誅不得入廟至後僅存二十一人與想立廟之初所虛位次秩然甚盛以後不克終者不在祀典而在祀典者子孫又多不克終可為歎歎書曰臣無以寵利居成功立功不易居功益不易也哉

二月詔修元史上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馮翌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但聞寬則得眾未聞以寬失者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正當用寬元季君耽於逸樂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適中

則無弊矣

臣按古聖賢言寬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克寬克仁馭眾以寬敬敷五教在寬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皆以體言者也若寬而有制猛以濟寬此以用言者也何以言之蓋帝王心體不可不寬所以仁育萬物也其見於用則或寬或嚴與時偕宜所以義正萬民也用寬固寬也即用嚴亦所以成其寬也仁與義非有兩念也其源一也帝言寬則得眾未聞以寬失似為得之矣後言聖王不以廢事為寬適中則無弊第於事為求適中恐於源流本末之間審之未悉則毫釐千里夫以本體言之聖王羣生在宥斷無半寬半猛之心無所謂適中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 一 七

也以事為言之古人有時用猛祇以曲成其寬之意究之寬為至而猛為寄亦非平分各半之說不得謂之適中也其源未得舍先王無有不寬之心別求寬猛適中之地此念一誤焉知不以過甚者為適中哉帝之峻厲刻峭已於此言基之書曰先執厥中必先於人心道心之間辨之故能得夫中其出於仁義者道心也出於私意出於氣質皆人心也辨之稍差誤執其私意氣質以求適中愈失愈遠王道必本於天德其以此夫八月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帝曰朕觀周禮闕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今朕亦

不過以備使令可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長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心腹卽心腹病馭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臣按帝鑑漢唐宦官之禍元年卽禁內侍不得典兵預政嗣內使有言及政事者輒責逐之仍禁內侍不得讀書識字至是定官制諄諄垂訓可謂燭照數計防之密矣乃至八年遣中官齋羅綺及茶往河州市馬開中官奉使之始十一年五月蠻叛命將出征遣內官吳誠往諭繼遣呂玉閱勝是役帝兩遣內使至軍開內使監軍之始二十年知罪囚至京錦衣衛非法凌虐僅焚刑具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八

不正其罪撤其藩更肇厥濫刑之端以至禍終明世害成國運推其源已自太祖啟之何哉小人之伺意也甚周其希旨也甚巧或中以所欲而密爲之移或窺其稍懈而潛爲之試甚可畏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勿用之本又在清心寡欲慎始圖終不予以可乘之隙而已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易曰履霜堅冰至可不謹與

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臣按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郡邑立學制爲近古尙存家塾黨庠遺意漢唐以來惟立國學郡邑未之及也宋仁宗時諸臣建議始詔郡州縣立學故三代後文治首推宋朝然至元豐中有教擇者天下僅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九

五十三員以此職不輕畀難其人也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州縣學之外又有書院諸縣各設教諭二人又於諸路各置提舉司爲提學之職然但令掌諸路登記錢糧之事不以教化爲職故學校少實效太祖登極之明年命天下郡州縣皆立學作人之意可不謂盛焉嘗綜而論之學校旣廣必得古人所以育才之意而後學校有真才其要有二曰重師儒曰崇正學古者太宰繫邦國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皆以師儒行乎其中古時教化盛行入皆敦行故模範師資易得其選後世求稱其職百無一二此師儒難也古者比閭族黨皆有學朝夕處焉時教有正業退息有居學敬敏任卹書於閭符孝弟睦婣書於族師因性牖民故其教易成後世以制藝取士則正學難也然因時立制章志貞教以實意行之安在不可見良法美意也哉邱濬言明初重教官多求學者儒其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當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咸知重之故人居是職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一時善人多而風俗美迨後師儒日輕上官畧不加禮徒取充位所謂教法蕩然此師儒所以異也張爾岐曰明初學者宗尙程朱文章切已近裡士風淳茂民氣亦近古天啟崇禎間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有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及綴砌古字經語頌聖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國運隨之此學術

之異也故學校猶是也教官猶是也制義科舉猶是也而習氣淳澆迥異全視主持風教者之精神為隆替欲風會之端則必重道重道則必擇能守道者尊禮之以為式而後民知所嚮方重道則務重載道之文不為異學所惑天下志趨乃有所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此又為謹庠序之本也

三年四月封子九人為王棧王秦桐王晉棟王燕櫛王吳禎王楚樽王齊梓王潭杞王趙檀王魯從孫守謙王靖江櫛後改王周

臣按分封之始猶是屏翰京畿之意也當時天下初定幅幘遼濶因於親愛眾子之中寓內外相維之意帝以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十

為慮之遠矣迨後靖難兵起說者因謂北平形勝士卒驍勇實假燕王以篡奪之資抑思太祖當日蓋以天下僭據皆就削平惟元王北奔部落尙盛忽答軍雲州王保保軍沈兒峪納哈出軍金山失喇罕軍西涼塞下之險東起開鐵北歷喜峰西巨偏頭五灰綿延數千里引弓之士不下百萬時出沒於秦晉燕薊之郊諸王惟秦晉燕年長因以封之借以藩王室迨秦晉二王早薨燕王數立邊功乃令邊防皆聽節制遂成爲虎傅翼之勢太祖初念不及此也然肇封之初諸國皆連城數十識者已憂之諸王姿性不一愚惰者寵之過厚或速其驕恣以取覆亡才智者或恃其勢力功勳不甘於下而萌

異志皆非善全骨肉之道也春秋傳曰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又何待金川門之出而始嘆爲過舉也哉

五月始設科取士

臣按明代科目沿唐宋之舊而變其法以四書五經爲制藝使學者益講明聖道視唐宋以詩賦策論取士者實爲過之乃後之好爲議論者以爲制義一行天下聰明才俊之士專心帖括不肯讀書其說非也夫取士以詩賦失之靡策論失之粗制義發聖賢奧旨四書五經聖賢之心也得聖賢之心以博涉書史自有所取裁不然汜濫百家諸史豈能是非不謬於聖賢哉天下有是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十

非謬於聖賢而不敗天下事者哉昔孔子之誅少正卯也曰記醜而博夫博記何惡於天下惟記醜而不擇是非祇以濟其言僞行堅之用爲可惡耳故四書五經羣書之圭臬也制科以制義使人潛心理蘊自爲不易之則帝未登極立太學以許存仁爲博士繼設祭酒命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家承考亭正學受命設教一皆宗之學者非四書五經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太學頗知正學是以設科以制藝爲主洪武初舉行旋罷至十五年再舉行遂爲定制誠鉅典也若制藝浮靡穢雜末流所不免是在主文教者隨時防範使返其本而已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知其所以明以止庶得其所以化成也與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買的里八刺捷至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賀買的里八刺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楊憲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封崇禮侯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母妃皆朝中官賜第龍光山

臣按帝待元帝子孫德意周浹實得忠厚開基之意享國所以長也楊憲之險佞此可概見不獨武庚受封軼事炳於史册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是高祖時已錄用隋之子孫所云唐太宗嘗行亦一時強詞以導主於涼德耳小人忌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 十二

刻類是越兩月以候待御史諛奏侍郎左安事覺伏誅劉基之言已驗孟子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史稱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用意刻深夫才其可以無器也哉

十一月大封功臣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上坐東閣召諸武臣謂之曰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必勝爲功今閒暇無事退朝當親近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則可與古之名將

並矣

臣按帝於初封卽以親近儒臣保全終始之意相勸勉是欲其賞延於世意良篤矣而後之能保世者卒少則何也前代克全勲舊者惟漢世祖宋太祖恩意初終罔替說者謂世祖於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無寵盛而偏之嫌然帝之分封卽如韓國止食祿四千石魏國止食祿五千石未嘗裂土而王也謂宋初海宇底定太祖卽婉諭勲臣解兵柄優養邸第以樂餘年無權重而震之危然帝之功臣並無兵衛出師則本於廟算選軍則歸之禁旅未嘗得專征伐也宜若可以長承恩遇乃胡藍獄起兩次株連者四萬餘人失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 十三

侯者二十餘門元功宿將之族相繼盡矣元克跋扈積豐生猜黨禍連延其中慘遭不白者在所不免能保全功名以壽考終者惟鄧愈李文忠徐達湯和數人而已蓋帝晚年固以多疑果於殺戮抑亦諸將夙習未除鮮能折節讀書涵養氣質以致之與史稱愈孝以事母敬禮儒士有士君子之行文忠氣量沈宏師事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達爲將所過問井晏然歸朝日延禮儒生與談竟日在帝前恭謹若不能言帝嘗稱其不矜不伐中正無疵和晚歲益務恭慎語不外泄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是數人於帝所訓誠之言若有針芥之合故克長承寵眷榮顯令終孔子曰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可發深省矣封功臣越三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恃富陳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都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逮取秦隴者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十四

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按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湯之智勇天錫割正萬邦且聖敬日躋如彼自不至驕以取敗虺猶拳拳顧慮不忘規戒湯亦不以為薄已而敬信之誠以再成致敗要必始於有自恃之心有所恃則志滿志滿則氣昏而覆滅隨之必然之理也張士誠恃富陳友諒恃強卒取禍敗誠燭照數計然此時帝亦若有所恃者何

恃也恃才智之出於羣策上也夫有恃其才智之心則拒人千里而樂與讒諂面諛之人居以至老臣退謝柄用匪人畔釁所生其不至大叛則天幸也故自恃之念起端甚微而為禍已伏惟常惴者能自察於微而謹之昔人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帝不以士誠友諒之自恃取敗為鑑而沾沾以智自矜亦殆矣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切諫謂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太宗甚善之帝於此時未聞有所規勸者至晚年不如唐太宗納諫為之臣者惟窺帝意旨奉身以退不克如張行成於滿盛初萌之時婉

讀鑑釋義

卷一 洪武

太祖一

十五

曲匡救不能無責矣夫

讀鑑釋義卷二

太祖二

洪武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
左為丞相初帝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劉基基力言不可曰憲
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權衡而已
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
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踰先生基曰臣
疾惡太甚又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
明至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後憲惟庸廣洋皆
敗如基言

臣按古之稱相臣者曰阿衡曰秉鈞鈞衡者持其平也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何以平之以同然之心平之謂理也義也然一有己之
見據於中即不得其平此無己之心又為持平之宰也
基言義理權衡而已無與見誠卓矣蓋後世大臣有心
無他而不能愜義理之正者亦有行似義理而適以濟
意氣之私者如基言三代下惟諸葛亮庶幾近之亮治
蜀開誠布公持法嚴明當時無怨之者且其身後能使
受法者無不感泣願致死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
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
私也基見及此相業必大可觀即疾惡嚴而惡自取疾
亦於已無與也擇相寧有踰於基哉疾惡太甚之言亦
基知帝意不屬信任不專聊以自解耳觀當時有以殺

運三十年未除之語語基者基曰若我當國掃除俗弊
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可以思其志矣帝不之用復違其
讜論相楊汪胡以至踵敗基以憂憤卒自古遇合之難
不益信與

九月設糧長詔以田多者為之糧萬石長副各一人
臣按食其毛者効其貢惟正之供各輸其地之所出而
不相貸也分也亦義也乃於眾糧戶中別立一長以督
之朝廷多一法制未免又生一弊夫糧長之人不一也
豪橫者藉官之勢表裡為奸漁溢科歛而民困孱弱者
為勢家所凌就延逋負鬻產代償而糧長困是皆難得
其平也況其弊不止此者科歛風行則奸民趨利雖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非田多者而亦鑽刺為之至鑽刺為之而農民益困可
知也就延逋負之風成則人畏賠累多田者或欲自保
身家不免償緣求脫轉拘田不多者為之此訟獄所以
繁興也孔子曰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惟平其賦稅
之政擇良吏以謹守之法度貞明下無蠹蝕不忠輸賦
之不以時也

五年二月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一以易番馬從
之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
州自礪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
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臣按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外番互市元豐中郭

茂恂以銀絹錢鈔非番部所欲議專以茶市馬置買馬司兼茶事番馬至者甚衆說者謂以摘山之利易充廩之良番人得茶不足爲我害中國得馬實足爲我利一時善之太祖仿宋制置茶馬司上馬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之番馬數千里絡繹廣至越數年而馬至者少嗣是名爲招徠遞增其數至洪武末年有用茶八萬餘觔僅易瘦馬七十四匹永樂初遂嚴茶禁非番人之前重得茶而後重愛馬也亦經理之者難其人耳宋以呂大防經制其事而中國得邊馬之益旋更之而馬旋少且開邊費事以一人集亦以一人而敗類如是矣洪武八年帝令中涓趙成等領其事初亦是有小效實事已陰壞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三

而勿之察蓋茶馬互易國家之利也行茶惟以易馬則茶無可侵之利因無利可侵巧於取利者遂以茶私售矣或以暗易他物矣小人惟利是視何所不至茶以私售以易他物馬所以不至也馬不至而增茶國家失茶之利馬不至而責馬並嚴茶禁國家不獨失馬之利且啟邊患小人徇利忘害可不謹哉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朱子釋之謂人操心誠實則無所爲而不成若委任非誠實之人亦何以致騶牝之效也哉

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啟皇太子
臣按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

擇恭敬而溫文又曰太傅審君臣父子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古人於論教之法凡可以成就世子德性者無所不至未聞以百官奏事啟之者蓋德性者萬化之源也德性清明所守者正卽驗之事而無不中節非然者做做焉勞其精神才力於奏牘繁牘之間時未定而是非舛守未純而喜怒乖卽使習知事故機械日生詎有益於德性也哉况所奏者果水旱災蝗閭閻疾苦猶曰藉以知艱難也動惻隱也而非常之事或不多見若覽賦役之籍則後心易啟習鍛鍊之詞則殺念易萌賈誼謂始皇使趙高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四

傅胡亥而教之獄故胡亥今日卽位明日射人視殺人如刈草菅由是思之論教之法蓋亦返其本矣
六年二月停科舉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爲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桂彥良等爲之師帝政暇親臨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送爲之主歲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今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臣按唐虞觀人之法曰考言詢事曰敷奏明試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夫言者道之散見於文者也事也功也采也皆德之實著於行者也不

先觀於言無以知其人之器識非再驗之於事試之以功所言又無以既其實且古人言事功又非徒震其設施之跡也必以其德之著於事者言之乃見體用合一所謂行有九德是也既言九德又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何也九德各有體用以之論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德則曰斯德也有某事歷歷言之若有德而又有常乃為吉士古人觀人委曲詳盡如此所以能知人也洪武三年開科以制藝取士仿古敷納以言之意而所以考事試功求其德者未聞焉逮以年少俊異引置內庭切近之地優加寵遇無怪其有文無實也罷之而命有司察舉德行意則甚善又恐舉德行者少真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五

意真識終亦名不副實惟朝廷有孜孜道德之意日與二三大臣講明切究九德之體用於上以端示趨嚮由是觀士之制藝言有物者驗以事更分九德之日詳核於處心積慮應事付物之間源流本末昭晰無疑然後量其德之偏全而次第用之於制科取士之中仍存古人官人之實廢有裨也至若所取後生少年命太子親王迭為之王尤非所宜帝王儲貳應擇老成端謹之儒乃能助成德性與浮華少實者相暱有損無益漢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太子不終陳宣帝以江總為太子詹事孔奐曰江總文章之士不宜居輔導之職宣帝不聽厥後后主以總為狎客酣營流連至於覆亡可

為炯鑑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訟獄每月具書於册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賊省府弄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草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六

臣按周官考課之法太宰提其綱以歲會核其大者小宰挈其紀以月要核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以日成核其小者然皆令羣吏自定之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告以誅之耳未聞以鄉里鼠雀之風輾轉淹獄以待決於上者若杖罪亦縣待決於州州待決於府是州縣不有其職也州縣失職守則職廢而事隳州府又不能兼其職吏胥因緣為奸則職愈廢事益隳而民益受其困故文具之煩實政之敝也苟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盛治在擇人以飭政不在多政以擾人七年正月遣將屯田西北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尚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等撫諭勸課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受田五十畝給牛

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私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臣按屯田之法可以行於有事之時不能行於久安之日可以行於荒徼之地不能行於繁盛之區何者邊遠地廣人稀適又有事制屯田以守之其利有六曰實邊所以固圉也坐逸以待勞也軍餉無挽運之苦也戊卒免更調之煩也習於山川險要知彼知己而氣可振也衛其父母妻子相友相助而志可固也若行於久安之日繁盛之區其弊有四習於農畝安享承平則民不能軍據為世業轉相私售則田難稽核且戶口日增田無可闢則力難贍而餉仍不足安於井里倘別遭戍則遷其地而怨亦易生是有屯兵之名而無其實者也太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七

祖以元帝北徙沙漠燕齊秦晉西北諸省俱係沿邊要地而兵燹後廬井蕭條行屯田以備守禦亦濟時良策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以造草昧者此也厥後井理恬熙內地徒存屯田之名而無屯兵之用邊徼又未嘗實力講求此法所以廢也

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倭倭人頻入寇掠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奉表入貢未幾寇掠如故乃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

臣按平寇必審所以致寇之由未事而慎其防已事而遏其本乃不至於蔓延以為民害海疆不靖雖名為倭

寇而所以致此者豈盡倭人也哉琉球遠隔重洋國王世業相傳何至日率其民違宵不測之險以事攻掠所謂倭寇不過倭之逃人匿處海壖遊弋為生因內地匪徒潛渡與之鈎結而後日成猖獗其釀成之勢有淺深而平之之難易亦判焉洪武初以張士誠方國珍餘黨竄伏島間乘間輒發招引倭匪助其勢力以肆劫掠原於國王無與也帝命將俘禽一挫其鋒洋面雖未盡肅清而勢已蹙後漸積聚集永樂中總兵劉江大破之於望海碣醜類悉殲百餘年無海警嘉靖間海氛大作南

自交廣閩越以至江左右山東北直隸蔓延數千里無日無警頻海居民受其荼毒不勝痛苦而官兵之力不支捍禦之施無術坐視淹綿終明之世何前祛之易而後靖之難若是蓋其致之有由然也嘉靖時民窮於下吏黷於上駭民為盜曾不之恤惟就逸樂以偷安瀕海無賴之民附和效尤賊氛愈盛官轉畏之計無所出乃惟餌盜以緩寇飾其號曰招撫賊愈得利徒黨日增不可紀極其實倭寇千百無一二焉官猶飾詞以為倭寇夫果倭寇也哉未審致寇之原而誌其後患惟聽給言曰倭寇因咎其國王徒增邊隙無益也誌之如何蓋已為寇者擇海口屯重兵絕偷渡之糧而寇自蹙其末為寇者加意輯寧使樂其生安其業嚴保甲以稽之聯恩意以固之而盜之源以止如治病然良吏者治其本者

讀鑑釋義

卷二 洪武 太祖二

八

意以固之而盜之源以止如治病然良吏者治其本者